

山窝窝里的爱

李志锋

秦岭，到底有多少沟渠，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数字。沟渠间，有多少人往来，也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可是，在商州麻池河乡池水峪这条沟渠里居住着多少乡邻，还是一个准确数字的。这个数字，像小河的水，从秦旺山脉出发，经过大大小小的翻转，从池水峪沟口涌出，奔向了远方。

从商州出发，沿着S307公路前行25公里，经过塔山村桥头后向左拐便进入了池水峪山沟。进入山沟中，不必担心大山的空旷，也不用发愁十里不见人会被困住，只要你带着善意，每到一处都能遇到面带笑容、憨厚而热情的乡亲。

“城里米浪山的吧！需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家里有！”

“车子出毛病了？不着急，打个电话修车的就来了。你告诉他，车子停在李家村，他们导航就能找到。”

“慢点走，再拐两个弯就出沟了。出了沟路就好走了，注意安全。”

大山里的乡亲，有着秦岭般的胸怀，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对陌生人的求助永远是尽心的。

沿着山间公路前行，转过两道弯来到了李家村。从我记事起，李家村一百多户人家，除了村里的医生世家姓闫外，其余全部姓李。据父辈们讲，李家人来到秦岭大山安家主要是躲避连年的战乱和饥荒，还有一部分是从湖北枣阳来到陕南的，找了一处四面环山的地方开垦田地，繁衍生息直到现在。

从高空俯视，整个村庄像一个巨大的盆子，居民就住在盆底。一条光带，几乎是均匀地将圆形盆子分成两半，光带的西边是密密麻麻的土房子，东边是百亩良田。土木结构的房子，一座连着一座。据老人们讲，那时候这儿都是一家人，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了节约土地和木料，便在一座房子的两边加盖新房，再在房子的两边修建灶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接一个的小型四合院。这种结构，对于父辈们来说，分家不离院，便于相互照顾，抱团取暖。但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一个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子，土地和房屋归属好几家，好几个人拥有，维修责任划分成为最大的难题。

但是，这种抱团式的土木房屋结构和这种居住模式为增加邻里感情提供了保障，虽然时有吵闹，但谁家的孩子需要他人照顾时叔伯一定出力，谁身体不适他人能及时发现并帮忙送医。多年来，抱团取暖的生活方式让村里人有了创造幸福生活的底气。这种居住模式，带给孩子们的快乐是无限的。那个时候，山村的月亮很圆很亮，每到晚上，孩子们便在院子里玩捉迷藏、丢手帕、狼抓小羊等游戏。孩子们玩耍，不用专人组织，只要一个伙伴在院子里大喊“集合了，先玩捉迷藏还是狼抓小羊？”很快，十多个孩子会在村子的麦场上集合，按照年龄大小和男女进行分组，然后一场自导自演的剧本杀便在夜色里展开。

“出来，我看到你了。”

“哈哈，抓住你了，该你找我了。”

……

每一个房屋，每一个角落都是笑声，吼叫声从这个院子转到隔壁院落，从隔壁院落再转到下一个院落。玩到兴奋时，捉迷藏的足迹和呐喊声能将整个村庄连成一片。

这种时而想起的快乐，永远停留在了村庄里。而今，最大的乐趣是逢年过节回到村子里，去那些被岁月快要遗忘的院落里找回曾经的自己，然后静静地待上一会儿，告诉它外面的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看到矮下去的老院落和不断向上生长的野草，我会禁不住地问自己：“这就是童年带给自己快乐的地方吗？现在，它却无人问津了！”这时，我似乎听到小院用极细微的声音告诉我：“不要难过，有时被遗忘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村里的人已经有了新的家园。”它说得对，这些充满快乐的小院修缮维护难，兄弟姐妹为了和睦相处，将团结友爱的家风传承好，大家选择重新找一处地方修建新家。如今，小河东面的田地间不断长出小洋楼，二层、三层小洋楼不但外形美观，而且内部空间宽敞通透，一家人住起来宽松又舒服。

今天，老院和楼房成了邻居，共同守护着村庄。楼房里的人一年四季在户外奔波，看护它的任务交由老院来完成。逢年过节，在外奔波的人都要找时间回到大山里看看老院，和它们待上一会儿，说说心里话，内心的愁苦就会消散，新的希望便会从心底生出。

这山窝窝啊，是一代又一代村里人的牵挂。走得越远，乡愁会变得越浓，在外奔波的辛苦都成了它的注脚。当夜晚的霓虹灯亮起之后，身心疲惫之余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孩子，别怕，累了就回村子里来……”



艾香年年

杜忠书

来了，快坐坐。”

我在地身边坐下，鼻腔钻进了艾草香。“表婶，又去割艾蒿了？”我轻声问。她地点头，声音轻柔如丝：“端午了，割艾蒿，包粽子。端午艾是最好的，最有灵气。”她指尖摩挲着艾叶，“还要在门上插几枝艾蒿，驱邪避灾。”我静静地陪着她，看树叶上的晨露滴在场边的青石上，碎成细微的声响。

表叔去世多年，表婶也不去子女家，只是守着老屋。每到端午，循着习俗割艾蒿，包粽子，一个人安静地过端午。她抬手拂了拂鬓边的白发，指尖微颤却平静，“以前，总想着端午就是吃几个粽子，后来才懂得老习俗里的念想，包粽子，插艾蒿，把敬意藏在心里。”她起身拿起几枝选好的艾蒿，踮起脚尖，动作娴熟地插在门楣两侧。随后进屋，端出温热的艾草茶和几个粽子，榭叶泛着青辉，裹着糯米花豆，香气浓郁。

我喝了一口茶，苦涩中藏着回甘，轻轻地解开缠裹的粽叶，软糯里氤氲着清香，像极了端午的滋味——有思念的敬畏，也有岁月的温柔。“你表叔说，端午的习俗不能丢。”表婶望着核桃树，眼神悠远。

太阳半遮半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细碎光斑，落在青石、艾草和表婶的白发上。村子里偶尔有零星脚步声匆匆而过，没有喧哗，只有淡淡的安宁萦绕。表婶拿起一把艾蒿，放在鼻尖轻闻，笑意渐深：“这艾蒿香，年年都没变，就像这念想，从来没淡过。”她的声音轻而有力，撞进我心底。我望着她平静的眉眼，迎风的树叶和堆放的艾蒿，忽然明白，千年端午，一缕艾香穿越时光，既承载着国人驱邪避疫的祈愿，也浸润着乡土的智慧与温情。

我忽然想到那首诗：“汨水孕精魂，清香自楚臣。时时生正气，可为净乾坤。”艾蒿疏通经络，祛风散寒，驱蚊虫，时刻散发

着正气。几间老屋，一把艾蒿，一杯热茶，几个粽子，几叶菖蒲，都是藏在习俗里的绵长怀念。屈原从未真正离开，他就藏在艾蒿的清香里，藏在粽子的软糯中，陪着我们守着老习俗，走过岁岁春秋。

我起身告辞，表婶递给我一个香囊：“带着吧，留个念想。”我接过香囊，是一匹飞跃的骏马，今年马年，我的本命年，表婶却记在心里。我摩挲着红色的马儿，似乎触到岁月的温度。走出山村，风再起，飘来艾蒿香，带着表婶的暖语，轻轻落在心底。

阳光愈发明媚，乡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绿草摇曳，天际澄澈。我揣着香囊，走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清香，余味悠长。

艾香，是一首绵长的歌谣，在岁月里轻轻吟唱，诉说着平凡日子里的诗意与温情，它提醒我：有些味道，永远不会被时光冲淡。

回家过端午

樊成霞

着一兜粽子，粽叶还是湿的，滴着水珠。“回商州的？”我搭了句腔。大叔扭过头：“可不是嘛。儿子在西安上班，我来给他送艾草。他说买的没那个味，非要老家门口长的。”他拍拍编织袋，“拿多了，扔了可惜，回去给我自己门上插一把。”

小媳妇也插了一句：“这是婆婆包的粽子，非要带给我尝尝。一趟车的事。”大巴拐上绕城高速，一路往东南。旁边靠窗坐着个小伙子，一直埋头看手机，忽然抬起头，对着手机那头喊：“奶奶，我上车了，一会到家要吃热乎的粽子！”挂了电话，他冲我嘿嘿一笑：“我爱吃肉粽，我奶奶包的粽子，肉块特别大。”

我掏出手机给母亲发消息：“妈，我上大巴了。”

她秒回：“等你吃饭。”

窗外的山多了，地里的麦子也黄了，一片一片铺到山脚下。旁边的大叔忽然开了口：“我年轻时在西安打工，每年端

午都回来。有一次没赶上末班车，回到家都半夜了，我妈还在灶上给我温着粽子。”

大巴驶出高速，熟悉的空气扑面而来，凉快、湿润，带着泥土的味儿。出了车站往家走，路过团结路，街边的铺子门口摆着粽子、绿豆糕、油糕，榭叶堆得满满当当，一声声艾草拖得老长，从街这头传到街那头。

一到家门口，屋里飘出了浓浓的粽香味儿。母亲开了门，上下打量我一眼：“瘦了。”我说：“没有，就这几天忙的。”她没接话，转身进了厨房。灶上的大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案板上摆着几样凉菜，黄瓜拌木耳、蒜泥茄子、皮蛋豆腐，都是我爱吃的。“爸呢？”“去丹江边看划船了。”母亲嘴上抱怨，眼里却全是笑意，“等你爸回来就开饭。”

我坐在沙发上，听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听窗外远处隐隐约约的锣鼓声，忽然觉得，这就是过节了。不只是那口粽子，而是母亲那句“等你吃饭”，是大叔编织袋里露出的那截艾草，是小伙子那句“我要吃热乎的”。这些凑在一起，就是回家的由头。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母亲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粽子，糯米粘在粽叶上，外甥吃得满嘴都是，姐夫被一块肥肉烫得直吸气，姐姐和母亲还在争论肉馅切块还是切片，母亲说切厚块吃着过瘾，姐姐说切薄片更入味。父亲喝了一小杯黄酒，脸微微泛红，忽然说了一句：“明年端午还这样过。”没人接话，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走的时候，母亲照例往我包里塞东西。粽子、绿豆糕，还有一袋子她腌的咸菜。“外面买不着这个味儿。”她说。临出门，她又补了一句：“下次回来，就到吃月饼的时候了。”她没说想我，但话里都是那个意思。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叔编织袋里露出的那截艾草，是小伙子那句“我要吃热乎的”。这些凑在一起，就是回家的由头。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母亲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粽子，糯米粘在粽叶上，外甥吃得满嘴都是，姐夫被一块肥肉烫得直吸气，姐姐和母亲还在争论肉馅切块还是切片，母亲说切厚块吃着过瘾，姐姐说切薄片更入味。父亲喝了一小杯黄酒，脸微微泛红，忽然说了一句：“明年端午还这样过。”没人接话，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走的时候，母亲照例往我包里塞东西。粽子、绿豆糕，还有一袋子她腌的咸菜。“外面买不着这个味儿。”她说。临出门，她又补了一句：“下次回来，就到吃月饼的时候了。”她没说想我，但话里都是那个意思。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大巴缓缓前行，我回头看了一眼。商州的街道越来越远，我把粽子往怀里拢了拢，还温着。



晨光刺破云层，晨雾像一层薄纱，笼罩着乡村的青砖黛瓦与房前屋后的核桃树。风裹着雾气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混着艾蒿的淡香，漫出清冽湿润的气息。

乡村很静，表婶家的院门虚掩着，偶有犬吠被风轻揉，消散在薄雾里。门前的碎石路被磨得润滑，依稀可见乡村昔日的繁华，缝隙里的嫩草带着湿意倔强生长，略显今夕的落寞。透过虚掩的院门，看到房坎边堆放着刚割的艾蒿，艾叶上沾着露珠，泛着淡淡的青。

表婶坐在房坎上，整理着艾蒿，沉静柔和，嘴角噙着淡淡笑意。听见脚步声，缓缓起身开门，眼底泛起暖意：“仲树回



端午节前一天，西安城南客运站的人明显多了。我从一楼往外看，人头攒动，拉杆箱的轮子“哒哒哒”滚过地板。

有人拎着礼盒小跑，有人踮着脚看电子屏，有人举着手机拍票根发朋友圈，配文“回家吃粽”。

这样的景象一年有三回——清明、端午和中秋。春节是另一回事，那叫大迁徙。

我拎着一袋绿豆糕挤过人群，找到去商州的检票口。队排得不短，每个人手里都没空着。前头一个大叔背着编织袋，袋口露出一截艾草，绿莹莹的，跟着他的身子一晃一晃。后头一个小媳妇提



我手捧一叶粽子，驱离汨罗江的鱼虾
驾一叶孤舟，碧波荡漾
将你憔悴的面容和忧愁，留给浪花

先生，自从渔人载走了你的迷惘
你何故依旧选择滔滔江水
生死之下的秋兰
是否也会因此痛心枯萎
污浊之下，洗去一世尘埃
汨罗江用一缕风，吹乱了河里的星辰
只留一轮明月，和无厘清辉

我用手里的刻刀雕饰龙头，用舟楫
划动龙舟，先生，我手执《离骚》
慢慢踱一壶酒
我们不谈家国，只谈清风

一粒米，一颗心
从《离骚》中走出来
屈子的灵魂，在摆渡
汨罗江，每一滴水，一朵浪
每一叶舟，都在反复讲述
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梦的彼岸
有香草、美人。有荆棘、暗礁
水草、或虫虾。泥沙俱下

起风了，谁在诗行间
隐忍，或修远，或求索
谁的梦，似莲荷，纤尘不染
粽叶或艾香，是一种怀念
一种守望，或祈祷

闪开
快闪开
我用斗笠

先生，兰草早已清新脱俗



先生，兰草早已清新脱俗

先生，自从渔人载走了你的迷惘
你何故依旧选择滔滔江水
生死之下的秋兰
是否也会因此痛心枯萎
污浊之下，洗去一世尘埃
汨罗江用一缕风，吹乱了河里的星辰
只留一轮明月，和无厘清辉

我用手里的刻刀雕饰龙头，用舟楫
划动龙舟，先生，我手执《离骚》
慢慢踱一壶酒
我们不谈家国，只谈清风

一粒米，一颗心
从《离骚》中走出来
屈子的灵魂，在摆渡
汨罗江，每一滴水，一朵浪
每一叶舟，都在反复讲述
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梦的彼岸
有香草、美人。有荆棘、暗礁
水草、或虫虾。泥沙俱下

起风了，谁在诗行间
隐忍，或修远，或求索
谁的梦，似莲荷，纤尘不染
粽叶或艾香，是一种怀念
一种守望，或祈祷

闪开
快闪开
我用斗笠

先生，兰草早已清新脱俗

先生，兰草早已清新脱俗

先生，兰草早已清新脱俗



先生，兰草早已清新脱俗

捧起粽子，我便念及一个名字
——沉在岁月里
石头般沉重的名字

江水奔流千年，这个名字
总被世人轻轻捞起，裹进粽叶
当作绵长的怀念

我依稀看见，他纵身一跃
孤绝的弧线划破江面，水花散尽
只余无边孤寂

此刻，我一层层剥开粽叶
似拨开尘封的乱世烽烟，寻觅那颗
不肯沉沦的心

五月，月季灼灼
盛夏栖于艾草上歌唱
将糯米裹入榭叶，一并裹进
花生、大枣、红豆
与细碎的人间

剪断绳线
剪断千年风尘
抖落岁月沉坠的沧桑

一位女子掀开榭叶
把软糯、丰盈、甘甜与深爱
妥帖安放

一位女子掀开榭叶
把软糯、丰盈、甘甜与深爱
妥帖安放



一位女子掀开榭叶
把软糯、丰盈、甘甜与深爱
妥帖安放



学手艺(漫画) 王阔 作

商洛山

(总第2892期)